

完戸官聘招上足半帥下所推逐上上裸形
 果胡瓦郎拖拽上羊列他下賴俾上於割反酬
 酢昨下音嗤尺之幼稚下直靡苗彼綜子宋析
 欣斤二同許本要下邀音肅然宿上音刻鑄上音克
 茵蓐上音因統綻上烏阮反覺之上音陋
 含上倉反幢麾下音標幟上必適處音駿駕
 翩酬鹵簿上音魯靡伏彼咽喉於見咎舅音
 中本起經卷上九
 容九
 奉佛孝資德矣大司農河南王華處行書畫粢粢清舉養等
 命鑾藏經板千卷捨平露礎延聖衆遠流通
 大德五年辛丑九月日謹題
 中本起經卷下
 容十
 後漢藏法師西域曇無共康孟詳譯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
 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迦蘭陀承佛降尊馳
 詣竹園五心禮足逡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
 悅接足而退還家具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
 極壯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晉言善溫與主人
 迦蘭陀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齊遙揖
 為友須達因事來至此國推親往造時迦蘭
 陀親自供膳不容得出踟躕殊久呼使而曰
 吾故遠至以展不面虛心在昔遲散所懷不
 謂今日見薄不偶事訖乃出相揖而坐不面
 在昔屈辱臨顧傾企之情有兼來趣明請大
 實執事自逼不暇得出是使乃心滯而不殺
 善溫問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
 曰同志鄉不聞乎白淨王子入山六年道成
 号佛威相明遠神通幽方身丈六華色紫
 名比丘僧居靜身正修德履道忽榮棄利義
 佛聲舉身毛堅心喜交宵逸豫待明五情內
 驛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霍明即便嚴出

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濕波過
往跪拜禮畢旋顧奄便更冥善溫惶怖不知
所趣雖有此變心猶存佛恐畏消除空中聲
曰善哉須達心至乃余即問空聲爲是何神
便告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
許奚爲此間即而答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

大目捷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天上功
德薄少別使典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
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覩
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天放身光照於竹園
善溫尋光遙見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微
心視相而問於佛神尊寧安佛爲須達而作

頌曰

無憂無喜相 心虛清淨安 已昇無所生
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 求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淨意逮
得法眼歸命三尊次受五戒爲清信士前白

容十

佛言唯願如來臨助舍衛教授一時濟度群
民汝尊又曰卿姓字何長跪對曰鄙字須達
侍養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佛
告之曰彼有精舍容吾衆不對曰未有長者
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而白汝尊余能堪
任興立精舍唯須比丘監臨處當願勑舍利

弗汝行營佐即受教命作禮而退還彼舍衛
周行求地唯祇園好衆菓流泉奇鳥翔集地
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了無賣意求
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錢集布滿園余
乃出耳重問審實余不祇謂價高子必不及
戲言決矣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
監不聽走白大夫須達送錢不審內不報勑
園監吾自戲言遣錢勿受二人共諍舉國耆
老馳往諫止者老斷當地價已決不應得悔
國正清平祇不違法即聽布錢門裏不周祇
意喜曰吾得園矣遣人催篤運致填路須達
自往共詣園觀所思未周意憤不樂祇曰國

賢若悔便止答曰不悔思得伏藏畢地直耳
祇心唯佛必是至尊能使斯人竭財不恨可
戴可仰神妙如茲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
賀樹共作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興功
夫僧房坐具床榆茵蓐極此之妙迦旃檀幡
香汁灑地備辦供具兼鋪重饌燒衆名香遙

容十

三

跪請佛唯願如來枉屈尊神

於是衆祐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
於舍衛國應須達請威神震動國內咸喜男
女大小填路而出給孤獨氏及王弟祇陀前
禮佛足共上精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
獨園王國有事急召須達趕行應會事訖馳
還奉齋盡恭却從步涉中路有人奉醪一瓶
詣精舍手自斟酌顧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
行潔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

梵志暮還奉齋不食婦恠而問不審何恨答
曰不恚五豆齋故耳婦重質之何從齋來梵志

答曰給孤獨氏於園飯佛請吾往齋齋名八
闍其婦流淚忿然言曰君毀遺則禍此興矣
瞿曇亂法奚足採納迫蹶不已便共俱飯梵
志壽筭終於夜半生於鬱多羅衛國作大澤
樹神時有婆羅門等五百人欲詣恒水三祠
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仙中道乏糧遙望彼
樹想有流泉馳趣樹下了無所見窮困斯澤
飢渴委厄樹神人現問梵志曰道士那來今
若欲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
飢渴幸哀矜濟樹神即舉手衆味流溢衆飯
飽足詣神請曰何等功德致此巍巍神答梵
志吾因舍衛給孤獨氏持八關齋爲婦所敗
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若法齋法福
應生天人時樹神而作須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名
拘藍尼國有長者字瞿師羅晉言人民敬愛

言輒順承梵志過宿美音問曰道士何來今欲所之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給孤氏食採法齋異遂本志美音喜踊宿行所追亘解欲行宣令宗室及所親愛誰能共行受齋措式合五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咸義嚴出行詣舍衛未至祇桓道逢須達遇而

容十

四

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給孤獨氏也梵志衆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曰久承令德注仰虛心聞有道訓入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止車答曰吾有大師号曰如來衆祐度人近在祇桓可共俱進造覲世尊聞命敬諾恭肅盡虔遙

本起該容齋品第八

是因緣見吾便解比丘歡喜盡受奉行美音心惟欲請世尊佛知其意而告之曰彼無精舍汝願不迷美音悅解喜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為精舍惟哀垂救濟度群生乞退還國修備所供頭面接足禮畢乃去

余時如來與太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從舍衛祇桓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舍足蹈門闈天地震動珠璣樂器不鼓自鳴蠱毒隱伏吉瑞和清當余日也境界人民靡不驚肅渴仰世尊

容十

五

瞻如來情喜內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本心旨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門美音宗等逮得法眼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諸長者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久遠時世有佛号名迦葉爲衆講法說吾當來令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

是時國王名曰優填強疏侵剋開納侮言耽荒女樂疑網自沉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眷上二后容姿一國少雙左夫人少字照堂爲人憍傲唯惡是從譏嫉賢良譖人無狀右夫人字訛容執行仁愛虔敬肅恭清素約已文不加身王珍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嫉譖之

至深察言觀行不納其言該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因歸問訊路由精舍每過修敬減省香直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佛爲說法盡心不忘施訖還宮過肆取香因此功德本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任實首情每減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該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即自念曰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報度勝爲我說之度勝白曰身穢口穢不敢便宜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勑而還便遣出宮重告之曰具受儀式度勝未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勑具宣聖旨該容欣悅開笥出衣積爲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法夫人該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道溝港度勝應時逮得摠持照堂協恨妬憤內發數譖非一王反辱曰汝輩妖蠱言及不遜彼人操行執節可貴照堂

心忌猶欲害之密白王曰恒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溢邪趣妄實循良中直見忽數譖不已王頗惑之照堂心謀伺于齋日中之必矣伺其齋時因歡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會該容持齋獨不應命返覆三召執節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縛置殿前將欲射殺該容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己後箭輒還王時大懷惶怖解焉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是耶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身必是世尊哀愍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也當詣精舍觀現表虔會容十

六

有敵國興兵入界彼衆強盛王自出征顧命梵志名曰吉星權領國政照堂喜曰吾父領政教子必矣王去之後女與父謀燒殺該容及諸侍女詐言失火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徙吉星捐於界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輩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闊佛

法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該容及其侍女
精進乃余見諦得道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
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比丘過去有城名波
羅柰有姪女五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
有辟支佛名曰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
國士女歸心師焉諸女恚曰此人奚來斷吾
賓客咸共興恚謀皆毀害後日迦羅入城分
衛至巷乞食次到女家衆女群出火撲迦羅
於是迦羅舉身焦爛心無所恨便現神足飛
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自陳
情曰女子惄懃不識至真群愚荒懶毀辱神
靈自惟過疊其罪若山願降神德以消重殃
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
世尊又曰時彼姪女詫容等是也罪福追人
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
歸三尊受戒而退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頓
祇洹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卷十

七

余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大比
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瞿曇彌
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
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
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
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
壽清淨究竟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
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其後不久
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精舍入迦維羅
衛國大愛道聞佛從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
歡喜即行到佛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
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
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
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
當盡壽清淨究竟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
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佛時
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補成衣已著
衣持鉢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

行追佛佛行轉到那私縣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替首作禮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竟暢梵行大愛道則後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之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汙塵身體疲勞歟歟悲啼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道如是即問言瞿曇彌何因弊衣徒跣面垢衣塵疲勞悲啼大愛道答言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彌且自寬意待我今入向佛說是事賢者阿難即入替首佛足下長跪白佛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其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願佛許之

佛言止止阿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爲沙

卷十

八

門也所以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爲衰弱不得大強盛也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粗熟而有惡露灾氣則令善穀傷敗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興盛阿難復言今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有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長大今我於天下爲佛亦多有恩德於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不復疑苦不復疑集不復疑盡不復疑道乃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殺生不盜竊不婬泆不妄語不飲酒如是阿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飲食卧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

佛告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

法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
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可入我律戒
何謂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
尼當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持大戒半日已
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者比丘僧比丘尼不
得相與並居同止四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檢

容十

九

押所聞所見當自省察之五者比丘尼不得
訟問比丘僧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聞
見訟問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
丘尼有庶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
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半月詣
衆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八者比丘尼
雖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
下坐以謙敬爲作禮是爲八敬之法我教女
人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
道審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爲沙門賢者阿難
受佛語已熟諦便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
曇彌可勿復愁以得捨家之信去家就戒

佛說女人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
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如防水善
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一爲伯母說佛
所教勑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
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
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事而人復欲
利益之安隱不怖以好華香珍寶結爲步搖
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耶今佛所教勑
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
愛道便受大戒爲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
真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
尼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
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爲
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作禮阿難言小且待
我今入問之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白佛言
大愛道比丘尼言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
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爲新受大戒幼小

比丘僧作禮

佛言止止阿難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外道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衣上令我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解髮布

卷十

十

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豫具衣被飲食卧床病瘦醫藥願諸沙門當自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佛復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百歲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謂爲五女人不得作如來至真等正覺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

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夫此五處者皆丈夫得爲之丈夫得於天下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已皆歡喜奉行

無常品第十

是時如來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釋種出家處山以成無上正直等正覺威影神妙天龍鬼神無不宗仰爲人說法上中下言悉善其聞所說莫不歡喜開福塞禍言入泥洹即便嚴出導從如常至門下車群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願承釋子端

卷十

十一

坐六年道成号佛爲實余不是世所美乎佛語王曰吾真是佛世不虛傳王復言曰瞿曇自稱爲佛故非佛也佛復答王過去久遠時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決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特妙之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

事不足不名爲佛吾今具有是故爲如來無所著正真覺也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修治水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六術靡不經涉年高德遠不蘭迦葉六人子等名稱蓋世猶未得佛佛者實尊以是推之達疑不信佛告王曰吾今爲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善哉佛答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何謂爲四一者太子雖小當爲正君此不可輕二者小火燒草草盡乃止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能爲風雨雷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年少比丘已入道要深妙之慧能飛行教化度脫人民此不可輕於是世尊爲王而作頌曰

太子福成當爲正君愚人輕慢禍豐是生
正由心出能重能輕宿行所得福自隨形能觀本德然後觀人道要已備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所燒無限須彌寶山亦從小起智者觀物無小無大遇龍不避小毒害人

比丘破惡精進入禪道成神通變化度人見諦淨無垢已度五道淵佛出照世間爲衆除憂患

王聞正言垢重情弊惟疑未悟前禮佛足辭退還宮

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兒子禱祠盡力未後生男其年七歲得病便亡其父憂毒卧不安席不復飲食聞佛能除憂患即詣祇桓佛問梵志有何愁憤顏色憔悴婆羅門言我年老耄正有一子捨我終亡悲憐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生憂悲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憂悲佛言不然如

容十

十二

是至三婆羅門不解走出祇桓見二人擗蒲心自念言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二人恩愛爲樂爲愛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樂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說此二人答曰沙門瞿曇反世惑人慎無信焉國內愚者共嗤佛語乃上聞於王令王意惑便謂夫人

夫人字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反論失理
何有恩愛而生憂悲夫人對曰佛不虛言其
實如此王復謂言汝尊瞿曇加是宗親其信
而已夫人白王何不自往若遣智者請啓所
聞驗世狂惑王聞其言即召智臣那利繩汝
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尊旨橫言
恩愛而生憂悲恠其理乖是故遣信下承風
化若佛有教汝諦受之臣受王命即詣祇洹
禮佛却住斯須進前長跪白佛言國主波斯
匿稽首座前問所不解願佛示導敢告真言
於時如來命臣就座而告之曰恩愛之本深
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又告大臣吾今
問卿意解便對譬如有人父母終亡妻子死
盡財沒縣官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臣對曰
審如尊教又告大臣古昔有人居貧窮困而
其娶婦得富家女嬾惰無計日更貧乏家困
餉饋欲奪更嫁妻聞家議便以語夫我家勢
強必當奪卿當作何計夫聞婦言將共入房

卷十

十三

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自刺佛
告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臣受佛教禮
退還宮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猶嗤此言復謂
未利瞿曇何故正作此語夫人白王欲啓一
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夫人問曰彼方二郡
一名迦夷二名拘達盧若有白王云彼二國
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豐樂因
此二國若有此間情用憂憤夫人復言太子
琉璃皇女金剛若疾若亡王當云何王答夫
人此情難堪夫人問王此爲恩愛生憂悲不
夫人白王感妾鄙陋得侍樟樹一旦病亡王
當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全夫人
復言此爲恩愛生憂苦不王意乃解即便下
床遙禮祇洹歸命三尊懺悔謝過盡形竟壽
自愛品第十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衆僧具足而爲
說法國王波斯匿以日昳時道過佛所下車

却蓋拱袖直前稽首于地却就王位佛問王言從何所來衣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流淚對曰國太夫人肯棄天下侍送靈柩安厝始還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哀悴貪得表見性頑嬰豈情感邪聲今始乃解明教至真憂悲苦惱皆由恩愛每惟道訓世所希聞

於時世尊而告王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衆生受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終之日無不分散譬如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落葉熟離本須彌寶山劫盡爛壞大海深廣猶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進覆道佛作頌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命零落 以生皆有苦誰能致不死 如河駛流疾 往而投大海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世尊又告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案行七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諸天食福餚餧自然至其祿盡亦復磨滅比丘破惡一心思

禪榮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如來出世權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大千周匝三界濟度群生十力世雄猶現泥洹人生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如風過庭尊榮寶位其若夢矣推古驗今無始不終轉輪五道見諦反真佛爲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雖壽千年 亦死過去 合會有離 無親可恃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志堅若地 德重若山 真人無垢 寂然歸滅快哉福報 所願皆成 上寂大人 自現泥洹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謂自護

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生於世四大合
成性愚習癡殺盜姦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
習善行仁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
戒攝心信以篤道守禮以謙孝順以誠此人
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枉橫志行修
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衆行歸身若入軍旅

兵刃不傷虎兕無害自護之方唯持戒行佛爲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爲惡不能自覺愚癡使意後受熱毒
 生無善行死墮惡道往疾無間到無資用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調心正體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爲聖所譽自愛如是快解無憂

寧十

十五

惡行危身愚謂爲易善最安身愚人謂難
 信法奉戒慧意能行上天衛之智者樂慈
 仁愛不邪安止無憂能除恚怒從是脫淵
 王聞法言愚解妄斷前受五戒群臣從官
 皆發道心天龍鬼神歡喜樂聞
 大迦葉始來學品第十二

尔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衆說
 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具足於時摩訶
 迦葉垂髮弊衣而來詣佛世尊遙見歎言善
 來迦葉豫分半牀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
 作禮退跪自陳曰余是如來末行弟子願命
 分座不敢承旨大衆僉念此老道士有何異

德乃令世尊分座命之此人後又唯佛明焉
 於是如來察衆所念欲使所疑廣論迦葉大
 行齊聖世尊又曰吾以四禪禪定息心從始
 至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得定
 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性亦慈如此
 吾以大悲濟度衆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
 以四神三昧而自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爲四
 一者無形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
 積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
 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
 得六通何等爲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悉知
 一切人意三者耳徹聽四者見衆生本五者
 知衆生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三
 界獨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爲四一者
 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
 減梵迹獨存無憂喜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
 亦復如是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
 文陀竭高行暉世功勲感動忉利天帝欽其

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時乘天車忽然呆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佛告比丘尔時天帝者大迦葉是文陀竭王則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並坐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報昔功德佛說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皆發

卷十

十六

無上正真道意法教名遠莫不樂受

度柰女品第十三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過跋耆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離詣柰氏樹園城中有女名阿凡和利聞佛來化歡喜無量即便嚴出與五百女人俱佛勑諸比丘端意
玄目勿妄顧視色欲亂人唯道能制御情檢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與五百女人俱欲聽說經法汝曹各護淨行持之勿放諸比丘唯諾受教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又手當心低頭直前頭面禮佛却就女位世尊告曰形不久住色不鮮命如風過少壯必

衰勿恃容姿自處汙行世間迷惑禍起色欲三塗勤苦智者能閉女聞佛言心解欲止便發道意自歸三尊於時阿凡和利退坐白佛不以女惑得服法言願樂如來明日枉尊及比丘僧顧下薄食佛時默然以爲許可起以頭面作禮歡喜而去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
五同輩聞佛垂訓止住柰園即皆俱行詣佛聽法車馬服飾五色輝煌出城詣園人從車馬寂然如法詣門下車又手直進禮拜陳情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榮位尊豪快樂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佛功德增益諸長者子歡喜退坐長跪請佛明日屈尊哀臨
卷十一
十七

蔬食佛便告曰已先受請佛不二諾諸長者子復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受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佛此是國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如來慈普不問尊卑諸長者子前禮佛足辭退還家過與阿凡和利語曰佛者至尊用一切故來化吾國飯

佛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慎勿供辦故來相語女曰長者子無以豪強威力加弱今乞四事若見惠者不敢在先何謂爲四事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命保在莫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減四者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女曰善

心叵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辦便相謂言此女福人先得飯佛乃覺非常甚可喜樂中有年少耻其出後當共固之便勑市監罷不作市阿凡和利遣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衆膳備有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麪布香油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遣使白佛城門復

雨淹塵天樂下從諸音樂器自然而鳴佛坐飯竟行澡盥畢爲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與比丘僧還詣柰氏樹園一切歡喜無不樂聞尼捷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

婆塞俱詣那難陀國波和離園是時國內奉事六師迷於邪行城中有豪長者字阿夷跋提弗奉事尼捷精勤第一聞佛來顧往尼捷所禮拜如常尼捷問曰卿聞瞿曇來至此不對曰已聞尼捷語曰汝往難沙門瞿曇一事當今如喧跋提弗言何謂一事乃令不對乎

容十

十八

閔使還白言城門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女自念言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諸長者子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華便詣佛所飛鳴白言衆嚴畢辦唯願柱尊於時衆祐法導威儀足蹈闕闈天地震動龍

答曰汝難瞿曇吾聞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滿猥將群衆來適飢國費損人食此大無益跋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覩神德威相赫然弟子法儀恂恂庠序敬心踊躍拱袖進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欲請一事願蒙授解佛言恣所欲問跋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

切令得安隱而將大衆頤臨飢國減損民食
費而無益

佛告阿夷跋提弗言吾從九十一劫已來不
聞勸人爲福損而無益也吾聞尊貴富樂本
起布施未有唐捐費而不報者也人行仁義
現世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祐隨身又

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爲八一者
爲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三者火起不覺四
者水所沒溺五者怨家債主橫見奪取六者
田農不修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者惡子搏
掩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禍當至
非所用制是故如來以此因緣勸人布施安
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盜賊不復得害壽終
生天衣食自然

佛告長者真言至要化汝愚惑若不信者自
毀人本墮墮三塗若能覺識改聞易行遷神
無爲所向分明阿夷跋提弗聞佛說法情喜
內定退坐自陳愚癡積惑未識真言所質非

容十

法實非鄙意尼捷所遣奉使不遜願佛垂恩
原恕罪咎佛言汝能自覺此福無量長者歡
喜復白佛言情闇難悟欲問所疑

佛言隨意所問今當爲汝事事分別長者問
曰伏聞如來慈等普救不審法教偏駁不等
有得道者不得道者抱疑日久願尊開蒙

佛言善哉問也諦聽諦受譬喻如農夫宿有二
業一田業高燥肥沃二田業下濕瘠薄於春
和時等力興功下種應時耘除草穢至秋獲
實升斛斛殊佛告長者人功不偏所收不等
者地厚薄故也人聞吾法信受奉行如意所
得喻於沃田所收無數今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深淺神通無礙人聞
道言甚耳而不信喻如下田沒潤不生今六師
尼捷等是也汝尊又曰譬如有人持器取水
一器完堅二者穿壞若用受水完者恒滿穿
者漏盡人聞道教精進修勤奉戒不違嚴勑
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道法不受不

信加行謗毀忘失人本還入惡道喻於穿器無所盛受

佛言長者宿命善行乃得見佛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落不成實跋提弗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說至誠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一切皆發道心六師邪術

一切皆毀廢天人龍鬼宣明法聲

佛食馬麥品第十五

於時佛從波和離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日舍衛國界有郡名隨蘭然有婆羅門名阿耆達多智明慧居富無比往詣阿難邠坻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答曰子不聞平釋迦王子出家爲道道成号佛身色相好非世所見法式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達知衆生原諸天龍神莫不奉受每說法言精義入神非吾螢燭所能宣陳時阿耆達聞佛聖德五情內惱即便問曰今爲所在可得

見不答曰近在祇樹廣開真言明日阿耆達往詣祇桓入門見佛威神光明敬心內存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說法歡喜踊躍即便退席請佛及僧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旨知往古因緣默然受請阿耆達得佛許可辭退還國

於是阿耆達還家嚴供極世珍美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往詣隨蘭然時阿耆達天魔迷惑耽荒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樂三者衣食四者榮利五者色欲退入後堂告勑門士不得通客一時三月不問尊卑須吾有教如來到門閉而不通便止舍邊大叢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飢人不好道各且自便隨利分衛舍利弗受勑上昇忉利天日食自然衆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問於阿難朝行分衛何以空還阿難答曰此國飢荒又不信福馬師而曰今有馬麥願用施佛及衆弟子減麥飯佛及比丘僧阿難得其麥分以鉢受

之心用悲痛諸天名味國王供饍每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麥甚爲麤惡何忍持此供養佛乎持所得麥告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佛倩母熟之功德無量母答阿難吾今忽務不能得爲比居一母聞歎佛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食呪願阿

容十

七

難心結佛欲解阿難意餘飯施與阿難百味香美非壯所有阿難意解曰如來妙德不可

思議

是時世尊欲詣耆國先使阿難往告阿耆

達阿難受勅即便往告阿耆達見阿難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來今爲所在阿難報曰世

尊在此余來三月前受卿請尊無二言一時已竟告別當去阿耆達聞佛垂化不及供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禮而自陳言愚癡罪覆違失言信願佛慈恕原其重殃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耆達歡喜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叙供養佛以歲至即便可之時

日舍利弗從天來下歲節已過當詣跋耆國阿耆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令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糧是應食噉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爲呪願而作頌曰

外道所修事 精勤火爲最 學問日見明衆義通爲最 人中所歸仰 遊迦越爲最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爲最 衆星列空中日月明爲最 佛出於世間 受施爲上最阿耆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國人大小皆發道心前禮佛足歡喜而去

於時阿難承佛威神知諸比丘心中大疑因宜白佛如來神妙三達廣照知衆生念因緣所起不審何故食麥一時願佛開化散解衆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槃頭越時王字曰頻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出家學道道成爲佛猶名維衛相好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萬三千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增嚴飾幢幡極世之珍城內整頓煥

煥煌時有梵志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
入城顧問衆人有何異節光飾乃尔行人答曰
曰頰頭王子得道号佛王今供養道士答曰
世人甚迷捐棄甘饍食此人爲如卿所說人
者應食馬麥五百弟子同聲讚善中有一人
而諫師曰若如彼言此人德尊應食天厨

容十

北二

佛告諸比丘余時高行梵志則吾身是五百
弟子今汝曹是時諫師者舍利弗是吾種此
裁於今始畢告諸比丘各護心口慎無放逸
善惡隨人久而不捨宜修明行可從得道吾
所償對於此了矣諸比丘聞經歡喜受戴奉
行

中本起經卷下

容十

逡巡上七旬反膳時扇蹠躡上音池下企丘義暇
晉騷蘇刀臨眴下音貿莫候饌床戀之欲
餚戶交反斟酌針音迫踧子六反希望亡音
且解上古鄧反楷式上苦買反該容上俱闇苦本
珠璣下居胡買反蠱毒上音強戲下薄報反讒嫉上助譖反

子禁操七反到詰問上一起一反粗徂古筭相寺惕恨
叶音
火撲木下普憇顛上田用反惶惶去其斥徙上音
丁俱過豐下許觀反徒跣下陟降反荒懶甘反愁憤
塘上倅啼熊他代唯諾上上聲下歡歎許既反堤
蒲虛上田反餉饋上詩尚反惟諾如各反瘦所破擣搏
肥沃上房下烏狹每反惄息息反憊七感反倩七倩反日昧下提
靈柩下音安厝故反軍旅下音呂虎兕下詞雋
乂上俊字下魚咬反煇下音暉淹衣蓋躁鹽上音貫早反肥沃上房下烏瘠薄非反瘠薄昔反彌坻上祥下布巾反燥老先
螢燭上惠肩反慘七反倩七倩反淨比居上音煇羽鬼

中本起經下卷

二三

容十

二三